

张恨水经典散文

独鹤与飞

「两都赋」 「山窗小品」 「东市草」 「旅京札记」 「随风珠玉」 「书室浪墨」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陕西出版集团

图书馆

J266

211

独鹤与飞

张恨水 著

张恨水
经典散文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陕西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独鹤与飞：张恨水经典散文 / 张恨水著. —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
2009

ISBN 978-7-224-09016-1

I. 独… II. 张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98386号

独鹤与飞：张恨水经典散文

作 者 张恨水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(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：710003)

媒体推广、发行联系电话(传真)：(010) 88203378

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6开 15.5印张 1插页 180千字

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4-09016-1

定 价 28.00元

目 录

两都赋

燕居夏亦佳 / 3

白河之杨柳 / 4

日暮过秦淮 / 7

翠拂行人首 / 9

面水看银河 / 11

奇趣乃时有 / 13

翁仲揖驴前 / 15

归路横星斗 / 17

秋意侵城北 / 19

风飘果市香 / 21

顽萝幽古巷 / 23

乱苇隐寒塘 / 25

入雾嗟明主 / 27

听鸦叹夕阳 / 29

风檐尝烤肉 / 31

碗底有沧桑 / 33

盛会思良友 / 35
黄花梦旧庐 / 37
窥窗山是画 / 39
影树月成图 / 41
江冷楼前水 / 43
春生屋角炉 / 45
年味忆燕都 / 47
清凉古道 / 49
冰雪北海 / 51
市声拾趣 / 53

山窗小品

序 / 57
短案 / 59
涸溪 / 60
竹与鸡 / 61
泥里拔钉 / 62
野花插瓶 / 63
珊瑚子 / 64
断桥 / 65
雾之美 / 66
虫声 / 67
秋萤 / 68
晚晴 / 69
蒲草 / 70
鸡鸣声中 / 71
金银花 / 72
待漏斋 / 73
贵邻 / 75

贱邻 / 76
天河影下 / 77
劣琴 / 78
愚贩 / 79
购《两当轩集》者 / 80
蕪菜花 / 82
小紫菊 / 83
猪肝价 / 84
手杖 / 85
余之马褂 / 86
养鸡 / 88
种菜 / 89
鬼扯 / 91
昼晦 / 92
苔前偶忆 / 93
忍也忍也 / 95
埋葬 / 97
苗文夷文 / 98
路旁卖茶人 / 99
农家两老弟兄 / 101
儿时书 / 103
吴旅长 / 105
对照情境 / 107
《长生殿》《桃花扇》合刊本 / 108
冬晴 / 109
跳棋 / 110
建文峰 / 112
禾雀与草人 / 113
斑鸠之猎取 / 114
忆车水人 / 115
耙草者 / 117

疗贫之铭 / 118
月下谈秋 / 119
劫余诗稿 / 121
小月颂 / 123
另一山窗 / 124
断桥残雪 / 126
果盘 / 128
杜鹃花 / 129
除夕苦忆 / 130
跋 / 132

东行小简

别矣海棠溪 / 135
夜宿綦江 / 136
由东溪到松坎 / 137
桐梓之一瞥 / 139
乌江之养龙乡 / 141
贵阳管窥 / 143
筑市印象补 / 144
在马场坪 / 145
黄平苦笑之悲喜剧 / 147
黄昏经过鹅翅膀 / 149
一线之城镇远 / 151
盘山紧 玉屏松 / 152
晃县吃大鱼 / 154
队有翻车 / 155
滞留榆树湾 / 156
安江待渡 / 158
过匪区雪峰山 / 159

洞口宝庆间 / 160
衡阳今日市况 / 161
粤汉路轻便车 / 163
火车登记之苦 / 164
衡长路上 / 166
一路挤到武昌 / 167
旅客须知 / 169
绿了芭蕉 / 171

旅京札记

天安门 / 175
清明哭二弟 / 178
槐阴吃语 / 180
云云集 / 182
陶然亭 / 184
野菊瓶供 / 188
故乡的小年 / 189
零碎绸子 / 191
卢沟晓月及其他 / 193
五月的北平 / 196
北平的春天 / 200
考据暂停 / 202
我们要的小品 / 203
广幽梦影 / 204
碧槐城市 / 205
让我回忆一下 / 206
盆莲 / 208
隔巷卖葡萄声 / 209
桂窗之忆 / 2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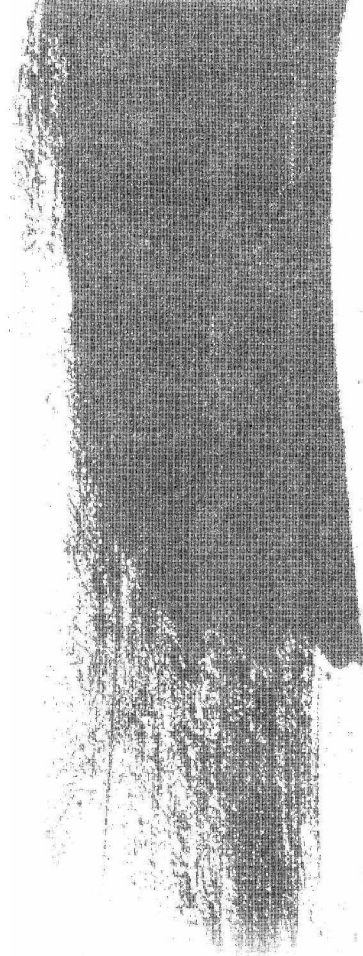
致苦茶斋主 / 212
清明谈清明诗 / 213
俳句解 / 214
片断诗境 / 215
空林黄叶亦无多 / 216
冲淡 / 217
一针见血 / 219
雨丝风片 / 220
秋来意 / 221
随风珠玉 / 222
不亦乐乎 / 224
枣花帘底 / 226
菊赋 / 227
本报重要启事 / 228

随风珠玉

洋头巾气 / 231
绵绵话(一) / 232
绵绵话(二) / 233

书室浪墨

还读我书室浪墨(一) / 237
还读我书室浪墨(二) / 238
读书百宜录 / 239



两都赋

“此开卷第一回也。”我并非那样不自量，上比汉班固、晋左思，赋什么两都与三都，反正现成的题目，借来一用而已。这里所谓两都，是指北平与南京。这两个目的地，不是咱们昼夜盼望着早日收复回来，好旧地重游吗？咱们只当是星光下乘凉，茶馆子摆龙门阵，偶然提到了这两处，悠然神往一下，倒也不失北马思乡之意。赋者，叙其事其景也，诗既可以语体，赋又何妨照方一试？这就是区区命题本意。交代明白，这儿就归入正文啦！



燕居夏亦佳

到了阳历七月，在重庆真有流火之感。现在虽已踏进了八月，秋老虎虎视眈眈，说话就来，真有点谈热色变。咱们一回想到了北平，那就觉得当年久住在那儿，是人在福中不知福。不用说逛三海上公园，那里简直没有夏天。就说你在府上吧，大四合院里，槐树碧油油的，在屋顶上撑着一把大凉伞儿，那就够清凉。不必高攀，就凭咱们拿笔杆儿的朋友，院子里也少不了石榴盆景金鱼缸。这日子石榴结着酒杯那么大，盆里荷叶伸出来两三尺高，撑着盆大的绿叶儿，四围配上大小七八盆草木花儿，什么颜色都有，统共不会要你花上两元钱，院子里白粉墙下，就很有个意思。你若是摆得久了，卖花儿的，逐日会到胡同里来吆唤，换上一批就得啦。小书房门口，垂上一幅竹帘儿，窗户上糊着五六枚一尺的冷布，既透风，屋子里可飞不进来一只苍蝇。花上这么两毛钱，买上两三把玉簪花、红白晚香玉，向书桌上花瓶子一插，足香个两三天。屋夹角里，放上一只绿漆的洋铁冰箱，连红漆木架在内，只花两三元钱。每月再花一元五角钱，每日有送天然冰的，搬着四五斤重一块的大冰块，带了北冰洋的寒气，送进这冰箱。若是爱吃水果的朋友，花一二毛钱，把虎拉车（苹果之一种，小的）、大花红、脆甜瓜之类，放在冰箱里镇一镇，什么时候吃，什么时候拿出来，又凉又脆又甜。再不然，买几大枚酸梅，五分钱白糖，煮上一大壶酸梅汤，

向冰箱里一镇，到了两点钟，槐树上知了儿叫处正酣，不用午睡啦，取出汤来，一个人一碗，全家喝他一个“透心儿凉”。

北平这儿，一夏也不过有七八天热上华氏九十度。其余的日子，屋子里平均总是华氏八十来度，早晚不用说，只有华氏七十来度。碰巧下上一阵黄昏雨，晚半晌睡觉，就非盖被不成。所以要笔杆儿的朋友，在绿阴阴的纱窗下，鼻子里嗅着瓶花香，除了正午，大可穿件小汗衫儿，从容工作。若是喜欢夜生活的朋友，更好，电灯下，晚香玉更香。写得倦了，恰好胡同深处唱曲儿韵，奏着胡琴弦子鼓板，悠悠而去。掀帘出望，残月疏星，风露满天，你还会缺少“烟土披里纯”（英文 inspiration 的音译，即灵感。）吗？

（原载 1944 早 8 月 1 日重庆《新民报》）



白门之杨柳

在中国词章家熟用的名词里有“白门柳”这个名称儿。杨柳这样东西，在中国虽是大片土地里有它存在的，可是对于这样东西，却特地联系成一个专用名词，那实在有点缘故。据我个人在南京得来的经验，是南京的山水风月，杨柳陪衬了它不少的姿态。同时，历代的建筑，离不开杨柳，历代的文献，也离不开杨柳。杨柳和南京，越久越亲密。甚至一代兴亡，都可以在杨柳上去体会。所以《桃花扇》上第一折听稗劈头就说：“无人处又添几树杨柳。”

南京的杨柳，既大且多，而姿势又各穷其态，在南京曾经住过一个时期的主儿，必能相信我不是夸张。在南京城里，或者还看不到杨柳的众生相，你如果走过南京的四郊，就会觉得扬子江边的杨柳，大群陪着江水芦洲，有一种浩荡的雄风，秦淮水上的杨柳两行，陪着长堤板桥，有一种缥缈的幽思。而水郭渔村，不成行伍的杨柳，或聚或散，或多或少，远看像一堆翠峰，近看像无数绿幢。鸡鸣犬吠，炊烟夕照，都在这里起落，随时随地是诗意。山地是不适于杨柳的，而南京的山多数是丘陵，又总是带着池沼溪涧，在这里平桥流水之间，长上几株大小杨柳，风景非常的柔媚。这样，就是江南江水了。不但此也，古庙也好，破屋也好，冷巷也好，有那么两三株高大的杨柳，情调就不平凡，这情形也就只有南京极普遍。

杨柳自是点缀春天的植物，其实秋天里在西风下飘零着黄叶，冬天里在冰雪中摇撼枯条，也自有它的情思。而在南京对于杨柳赞美，毋宁说是夏天。屋子门口，有两株高大的杨柳，绿荫就遮了整个院落。它特别的不挡风，风由拖着长绿条子的活缝里过来，吹拂到人身上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。晚上一轮白月，涌上了绿树梢头，照着杨柳堆上的绿浪，在风里摇动，好像无数的绿毛怪兽在跳舞。这还是就家中仅有的杨柳说。如走上一条古老的旧街，鹅卵石的路面，两旁矮矮的土墙店铺，远远的在街头拥上一株古柳，高入云霄，这街头上行人车马稀少，一片蝉声下，撒着一片淡淡的绿荫，这就感到一番古城的幽思。

在南京度过夏天的人，都游过玄武湖，一出了玄武门，就会感到走入了一个清凉世界。而这份清凉，不是面前的湖水和远峙的山峰给予的。正是你一出城门，就踏上一道古柳长于堤，柳树顶尽管撑上天，它下垂的柳枝，却是拖靠了地，拂在水面，拂在行人身上。永远透不进日光的绿浪子，四处吹来着水面清风，这里面就不知有夏。我曾在南京西郊上新河，经过半个夏天，我就有一个何必庐山之感。这里惟一给予人清凉的思物，就是杨柳。出汉西门，在一块平原上四周展望，人围在绿城里，这绿城是什么？就是江边的柳林，镇外的柳林。尤其在月下，这四处的柳林，很像无数小山。我住家所在，门前一道子江，水波不兴，江边一排大柳林，大柳林下，青苔铺路就是我家的竹篱柴门，门里一个院落，又是两株大柳树。屋后一口塘，半亩菜又是三棵大柳树。左右邻居，不用说，杨柳和池塘。这一幢三进平房整天都在绿荫里，决没有热到（华氏）百度的气候。我于这半个夏季里，乃知白门杨柳之多，而又多得多么可爱。

（原载 1944 年 8 月 8 日重庆《新民报》）



日暮过秦淮

在秋初我就说秋初，这个时候的南京，马路上的法国梧桐和洋槐，正撑着一柄绿油油的高伞。你如是住在城北住宅区，推开窗户，望见疏落的竹林，在广阔的草地中，抹上一片残阳，六点钟将到，半空已没有火焰。走出大门，左右邻居，已开始在马路树荫下溜着水泥路面活动。住宅中间，还不免夹着小花园和菜圃，瓜架上垂着一个个大的黄瓜，秋虫在那里弹着夜之前奏，欢迎着行人。穿上一件薄薄的绸衫，拿了一柄折扇，顺路踏上中山北路，漆着鱼白色的流线型公共汽车，在树荫下光滑的路上停着。你不用排班，更不用争先恐后，可以摇着你手上那柄折扇，缓缓地上车，车中很少没有座位。座椅铺着橡皮椅垫，下面长弹簧，舒适而干净，不少于你家的沙发。花上一角大洋，你是到扬子江边去兜风呢，还是到秦淮河畔去听曲呢？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。

我不讳言，十次出门有九次是奔城南，也不光为了报社在那儿，新街口有冷气设备的电影院，花牌楼堆着鲜红滴翠的水果公司，那都能够吸引人。尤其是秦淮河畔的夫子庙，我的朋友，几乎是“每日更忙须一至，夜深还自点灯来”，总会有机会让你在这里会面。碰头的地点，大概常是馆子里的河厅。有时是新闻圈外的人做主，有时我们也自行聚餐，你别以为这是浪费。在老万全喝啤酒，吃的地道南京菜，

七八个人不过每人两元的份子。酒醉饭饱，躺在河厅栏杆边的藤椅上，喝着茶，嗑着瓜子，迎水风之徐徐，望银河之耿耿。桃叶渡不一定是古时的桃叶渡，也就够轻松一下子的了。

我们别假惺惺装道学，十个上夫子庙的人，至少有七八个与歌女为友，不过很少人自写供状罢了。南京的歌女，是挂上一块艺人的牌子的，他们当然懂得什么是宣传。所以新闻记者的约会，她们是“惠然肯来”。电炬通明，电扇摇摇之下，她们穿着落红纱衫子，带着一阵浓厚的花香，笑着粉红的脸子，三三两两，加入我们的酒座。我们多半极熟，随便谈着话，还是“舄履交错”。尽管良心在说，难道真打算作个“《桃花扇》里人”？但是我没有逃席。

九点多钟了，大家出了酒馆，红蓝的霓虹灯光下走上夫子庙前这条街，听着两边的高楼上，弦索鼓板，喧闹着歌女的清唱，看到夜咖啡座的门前，一对对的男女出入，脸上涌出没有灵魂的笑，陶醉在温柔乡里，我们敏感的新闻记者，自也有些不怎么舒适似的。然而我们也不免有时走进大鼓书场，听几段大鼓，或在附近露天花园，打上一盘弹子，一混就是十二点钟，原样的公共汽车，已在站上等候，点着雪亮的车灯，又把你送回城北。那时凉风习习，清露满空，绸衫子已挡不住凉，人像在洗冷水澡。住宅区四周的秋虫，在灯光不及处一齐喧鸣，欢迎你在树的荫影下敲着家门。这样的生活，自然没有炎热，也有点走进了板桥杂志。于今回想起来，不能不说一声罪过。自然，别人的生活，比这过得更舒适的，而又不忏悔，我们也无法勉强他。

（原载 1944 年 8 月 15 日重庆《新民报》）